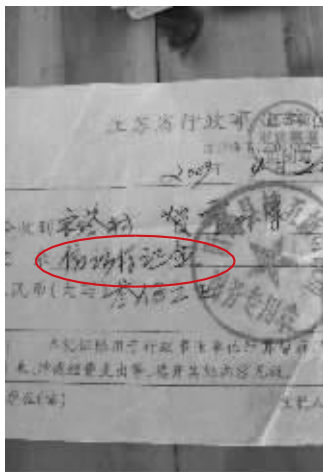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征地补偿低，我们去上访、信访，到省里反映情况。到了南京，镇政府的领导把我们带回来，不仅要谈话，最后还逼我们交‘信访保证金’。”一年半以前，江苏省盱眙县桂五镇宝塔村的两个农民张文燕、霍益军各交300元后，领到一张盖着镇财政所公章的收条，一年内他们再无类似上访行为，才可以领回这笔钱。两人很费解，信访是公民的权利，为什么要交钱保证“不上访”呢？而且，眼下已经超过了原定“期限”半年了，他们还是没拿回这笔钱。

□快报记者 是钟寅文/摄



明确写着“信访保证金”



新房墙角钢筋外露让村民忧心



上访农民遭强收“信访保证金”

盱眙几位农民不满征地拆迁条件，上访被带回原镇干部：是收了保证金，但几次要退钱农民却拒收

张文燕(左)和霍益军(右)向记者出示“信访保证金”收条

»读者求助

一年不上访才能领回300元

“帮帮我们吧，几个老乡太可怜了。”近日，快报热线96060接到读者梅先生的求助，他盱眙老家的几个同乡，因上访、信访被镇政府带回、警告。更离奇的是，桂五镇的干部让参与上访的农民交上一笔“信访保证金”，并警告，若是再敢上访、信访，就不还这笔钱。

一年多过去了，还有两个农民手上握着当初镇政府打的收条。梅先生表示，这件事在当地很多人知道，造成的影响也很恶劣。

部分农民不满拆迁条件

11月5日上午，记者在盱眙县桂五镇宝塔村找到交“信访保证金”的农民张文燕和霍益军。

进了霍益军的家后，他们把房门锁上了。他俩说，要是村干部知道他们回家，就会有人来找麻烦，所以不能开门说话。

确认房门锁好，他们才敢拿出收条，抬头印着“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结算凭证”，票面中间是手写的如下内容：“今收到宝塔村张文燕交信访保证金（现金）叁佰圆正”。收款单位盖了个红色的章，显示是“盱眙县桂五镇财政所”的公章。两个农民满腹辛酸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缓缓道来。

2008年底，江苏省盱眙县化农水库（天泉湖）附近开始旅游开发，承包土地8400元/亩，农民每人安置费1.1万元，拆迁房屋按结构不同进行评估，每平方米补偿几百元。其中不少细节，让村民不满。他们说，首先，很多人拿到的合同都留着空白，甲方乙方、具体数额等很多信息都没填，村干部就让村民在合同后面签字。其次，补偿的价格也过低。

此外，安置新房的质量也让村民忧心。部分新房还没交付，外墙就出现裂缝，有的墙角下甚至能看到钢筋。“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能安心吗？”这样的房子卖给农民的价格是1000元/平方米，农民表示，拆迁房的补偿只有几百元一平米，倒贴钱买这样的劣质房，很不甘心。

上访农民带回后“关押”？

部分村民不满这样的条件，与负责征地的干部协商无果，几十个

村民在2009年4月来到南京，去江苏省信访局上访。上访行动很快被当地政府知道，当天下午，县里、镇里的干部就去了南京。

据称，参与上访的农民一个个被架着上了大巴车，随后都被带回盱眙县信访局。

霍益军说，到了信访局，他就被作为“主要人物”给带走。“那时已是晚上8点，天黑了，我被两个人架上一辆车，车子是什么样、什么牌子也没看清，坐进去后能看到车后排有铁栅栏，像是警车。”随后他被送到官滩镇的红光化工厂。

张文燕更委屈，“我在古城镇上买东西时，突然被桂五镇的警察逮住，然后就给折磨了好几天。”张文燕称，他先被带到王店乡的派出所，扣押的罪名是“无证驾驶农用车”。他被带上警车，戴着手铐从中午12点等到下午5点才解开，原本警方要把他送到看守所，可后来在他的农用车坐垫下找到了驾照，又把他转送到位于官滩镇的红光化工厂。张文燕说，他失去了自由，甚至连上厕所也被看着，就这样持续了数日。

“保证金”有收条为证

霍益军和张文燕都说，从南京带回后，手机就被没收，他们都是关了8天以后，才被霍的哥哥领回来的。领回家前，两人都要保证不再上访，还要求霍的哥哥担保。仅仅是口头保证，干部还不放心，最后两人各交了一笔“信访保证金”，才被准许回家。

霍益军说，“干部要我们各交500元保证金，但我们身上没钱，我哥哥身上有700元，他帮我们各交了300元，然后我们又各自打了

两百元欠条给干部，才被放出来。”干部告诫他，一年内不再上访就能领回钱。桂五镇政法委员魏中益答应，给他们开收条。

几天后，他们果然拿到村干部送来的“信访保证金”收条，并得知钱已经送到镇财政所。

“没钱的被要求打欠条”

“不光是我们两个，王全昌、王树银、张强志也给关了。”张文燕帮记者联系到了这3位村民，王全昌此刻在上海，他在电话中表示，自己是和霍益军一起去南京上访，一起被带到化工厂的，自己也被“狠狠整了”，他也被要求交“信访保证金”，他身上没钱，打了一张欠条给镇政府，欠条现在应该还在镇干部手中。

张强志和王树银则说，他们不是被人从南京带回，而是从老家被人骗到化工厂。“魏中益托人来带话，让我们到红光厂招待所接张文燕和霍益军，结果我们进了厂就不让出来。”最后，王树银通过别人托关系，在29个小时后被放出来，他没有被要求交“信访保证金”，张强志说他较晚放出来，和王全昌一样打了欠条。

霍益军说，这家化工厂生产炸药，位于偏僻的老子山附近。他形容自己所住的地方是“仓库”，只有床和冰冷的水泥地，在失去自由的这段时间里，他很恐惧。

“信访保证金”的事情后，很多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都遮遮掩掩地说“怕了”。只有在深入交谈，并保证保密后，村民才敢说心坎中的不满，“补偿不合理，上访信访会被抓，抓回来就要去学习信访条例，一关就是几天，让我们找谁伸冤？”

»镇政府回应

桂五镇政府：

想退保证金 这二人却不要

“信访保证金”的收条是在2009年4月开的，按理说一年后就能凭条子“赎回”当初的300元钱，可为何一年半过去，农民手中还握着收条呢？

张文燕说，“我们一开始也想要钱，但是镇上反复无常，有媒体关注就说要退，没人关注，就不理我们。”如今，他们不再找镇政府要求退钱，而是希望能通过手中的凭据，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们觉得，这笔钱本身就不应该交，镇政府财政收费没有这一项名目，司法机关罚款也没有这一项名目。

11月5日下午，记者来到盱眙县桂五镇政府。镇宣传委员吴长平称，镇政府只是配合铁山寺管委会来征地拆迁，具体问题他不清楚。记者出示“信访保证金”的照片后，他才解释，去年4月是发生过村民集体上访的事件，这样的行为违反信访条例，因此县信访局和政法委涉及乡镇的干部，都赶到南京，把上访的村民给带了回来。

他表示，自己并未参与具体处理，但是听镇财政所的工作人员讲，只向两个村民收了信访保证金。这笔钱先放在镇财政所，一年期满后，通知两人来取钱，他们都不来，今年10月又送到两人的家里，两人坚持不要。目前，这笔钱已经交给县信访局处理。

吴长平表示，自己对霍益军不熟悉，但对张文燕有一些了解。上访事发之前，张文燕负责联系众人，当天又把所有人用机动三轮车送到集贤包的大巴车上。张文燕虽然没去南京，但他的做法也与信访条例不符，所以才会被要求交“信访保证金”。这样的方式不是普遍采用，只是针对这样屡次上访，又违反信访条例的人。

他告诉记者，不清楚和农民“谈话”时发生了什么，是原镇政法委员魏中益要求交保证金的，此人已经调到铁山寺管委会任职。

当事领导：

没向其他人收保证金或欠条

随后，记者来到铁山寺管委会，工作人员称魏中益正在外面开会。记者只能通过电话向魏中益了解情况，他爽快地承认向村民收了“信访保证金”，但他表示，自己是从南京把张文燕和霍益军带回，两人都是违反了信访条例。“张文燕的妻子是外地人，没有本村户口，之前也就没分到地，他们夫妻耕种地有一部分是张文燕哥哥名下的。现在征地补偿不能给他的妻子，只能给他的哥哥，为了这件事他找过镇、县的工作人员很多次。”

他表示，张文燕因为同样的事情不断上访，他才会想到用信访保证金的形式警告张文燕。他说，“坦率地说，村民信访和我们的政绩考核有关系，我当时是警告他们，要是再去南京信访，我就用他们交的钱，雇车把他们从南京接回来。”

他称张文燕是从南京被接回来，这样的说法与村民说的不同，也与桂五镇宣传委员吴长平的说法有异。此外，他还表示，只把张文燕霍益军两人带到红光化工厂谈话，根本没有涉及到其他人，更没有向其他人收过信访保证金或是欠条。

魏中益还说，收的“信访保证金”已经多次想退给张文燕、霍益军，但二人拒收，还拿着收条要挟政府。

谈到居民新房的质量问题，他表示，裂缝是因为村民要求年前住上新房，施工队不得不赶工期造成的，少量房屋外墙的裂缝只在涂料表层，不影响房屋安全。“冬天的时候涂料干不了，老百姓就一定要住进去，施工队只好赶一点。”

对于此事，快报将继续关注。